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文編卷之五十目録

書

與陸貟外書　韓
與崔羣書　韓
答崔立之書　韓
上考功崔虞部書　韓
與陳給事書　韓
與袁相公書　韓
為人求薦書　韓
答呂醫山人書　韓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
與孟東野書　韓
與李翺書　韓
答馮宿書　韓
與衛中行書　韓
答侯繼書　韓
與蕭翰林俛書　柳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
與郭秀才書　歐
與陳員外書　歐

與張秀才第二書　歐
與刁景純學士書　歐
上王長安書　老蘇
與李方叔書　大蘇
與章子厚書　大蘇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大蘇
福州上執政書　曾
謝章學士書　曾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
與王逢原書　王

答李吉甫書　李觀

文編卷之五十　書

武進　荊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胡　帛　子行　校刊

與陸貟外書　韓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巳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巳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

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曲折）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耳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

耒耜而耕於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
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
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
執事所白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
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雅而思深當
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
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强志而婉容
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
日已久矣有章羣玉者京兆之從子也其文有可取
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

行　文　文行參錯　文　行　文

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
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
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
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苰
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
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
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
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
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
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
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
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
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
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
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恥然高舉有深思長
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
右也愈恐懼再拜

敘情　與崔羣書　韓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在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
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
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
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
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
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
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
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
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

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决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奥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

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
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
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
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旣謂能麤知足
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
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
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
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
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隷亦知其
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

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
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
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
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
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
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
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
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
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

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答崔立之書　韓

其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
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
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敎貶損
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
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
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
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
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
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
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竊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餘亦
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
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
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
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
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
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
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

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尅識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寛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

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上考功崔虞部書　　韓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乃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

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之廉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以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

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
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
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
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
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
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
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
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
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

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得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何如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

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
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
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
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
拜見之不可期獲待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
執事察之也

與陳給事書　韓

洗制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未嘗辱一言
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

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上語）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

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爲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薦人直

與袁相公書　韓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

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餧宗師怡然處之
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
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
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徹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
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字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
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
儻引而致之客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
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
側而閤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
言之洄退增汗慚謹狀

為人求薦書　　韓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

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自明

答呂毉山人書　　韓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有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

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大
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
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
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
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
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
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
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乃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
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抑揚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閤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生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閤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馳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

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

轉

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旣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度之籍慙再拜

叙情 與孟東野書 韓

直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

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
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之而和
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
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
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
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
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
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
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
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復辭去江湖余樂

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
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
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
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
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

自敘　與李翺書　韓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
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
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
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

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

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煢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

然愛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年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答馮宿書　　韓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闕絕

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嚚嚚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塞心故至此已來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

來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嘗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
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
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恂恂而易其行僕能爾
委曲徤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
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
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
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
敢忘也

與衛中行書　　　　　　韓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

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
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
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
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
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
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
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
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
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

惟君子得禍爲不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凉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自叙　答侯繼書　韓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詶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于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

閱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旣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強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旣貧馬帥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

我謝焉

與蕭翰林俛書　　　　柳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協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

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
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
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
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
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
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
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
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
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
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

不已秪益為弄兒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可悲）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

用是更樂瘠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愉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銷解矣然後

收召罷羸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
木鐸者采取獻之法言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
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
焉宗元再拜

敘情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

立桂子分辯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
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
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
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
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

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敢默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欲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誦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

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巳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

授予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爲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敘情　與郭秀才書　歐

小文字之絕工者也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三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諸甚謹讀其辭温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理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旣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旣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發份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旣美其意旣勤矣宜秀才

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綦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釆五色潤澤炳爵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論書札　與陳員外書　直　歐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

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惑者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柰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世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修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與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

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旣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

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君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旦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箴規　與張秀才第二書　歐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

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
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蕩剗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
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
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
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
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
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
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
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
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

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路道齊侯還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云孟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

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首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一典述之炳然使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

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

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之

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叙情　與刁景純學士書　歐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

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

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

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

以文語叙情

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

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

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奬開端誘道勤勤不已

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
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夕趨走門下脅肩諂
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賤自親名曰報德非
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
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
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
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
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爲愚誠
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

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
遺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
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其歲
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
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某再拜

論侍 上王長安書　老蘇

士（議論奇高）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
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
（氣雄）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

發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太峻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湘

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與李方叔書　大蘇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録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

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

相接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
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
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
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
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挂名
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
嘗獨薦人也爵禄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
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
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
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

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上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一不一

與章子厚書　　大蘇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

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入劫利國監又有闞温秦
平者皆滑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
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
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
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
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
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輒移湖
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
去柰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
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

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黄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棐恩授殿直且録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軾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

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為一言以負其初
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
鷙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
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為盜之
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
召問其始末特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
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
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
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為不食言也今
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

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顧秘其事毋使軾重
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
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
産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
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頼烏合之衆可一
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
十人持刼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
巳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
事輒復及之秋令伏冀爲國自重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大蘇

論誌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潸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况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唯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决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善闡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

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福州上執政書　曾

南豐之文純出於道古故雖化書亦然蓋其體裁如此也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

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卄大賓而撫之出
於懇誠則如竜門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
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
則有幣帛箱篚之贈要其大吉則未嘗不在於得其
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或棫樸之盛得而薪
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
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
勤其以爲將率則其於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
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晩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
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痒當此之時后妃之於

内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右阻
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
盖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
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
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
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
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
思歸乎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

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不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

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耶鞏獨何人幸遇兹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鬢齒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耶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與最遠仕者皆得不行鞏

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〻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阨
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
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
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
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
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
列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
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閭
之室廬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
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

陳其於寇尊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抱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朞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鞏與斯民與衆士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

入巳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
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
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　其親逮之以卹乎人心之政
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閒　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
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
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
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蓋
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
鞏頓首

謝章學士書　曾

鞏啓鞏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聽召而見之所以矜嗟奬寵開慰撫循之者甚備雖至親篤友之愛不隆於此已又收舍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畜幸鞏者可謂厚矣鞏竊自惟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鞏愚無知不適於世用不能收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供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者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己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皂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爲貧而仕者

可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歎嗟天下之所戚而至焉薦友之所棄而違之也復安敢自通於大人之門望知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之印為福於東南以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養以材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拊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鞏與鞏之少弟此鞏之所以自唯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抑鞏聞之廣聽愽觀不遺汚賤虎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偏材一曲之人者所以無棄材也故明公之意倘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汙賤虎辱

之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輩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憂不能堪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輩之所大懼也竊固陋之分庶幾不愧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輩之所可至也敢獻真情而以爲進謝之資惟明公之垂察焉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

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敎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

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
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
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
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
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
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
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
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
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
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

養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出處　與王逢原書　王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間閱足下之詩切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

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于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説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説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彚正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

[illegible][illegible]舍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illegible][illegible]
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
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
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
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
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
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
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
稷顔回同道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
也今窮于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

鄉隣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屨鈌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不食葷不以絲忽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云

答呂吉甫書　李定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

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哉[illegible]公人或言公吾無[illegible]焉

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者亘不知其説焉攷實論情

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illegible]見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

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

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薾然衰疢特待盡於

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

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illegible]卷之五十 終

文編卷之五十一目録

啓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韓
為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韓
上郭侍郎啓　王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
賀歐陽樞密啓　老蘇
賀文太尉啓　大蘇
賀韓魏公啓　王
賀呂副樞啓　大蘇

賀楊龍圖啓　大蘇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大蘇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謝相府啓　老蘇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内翰啓　大蘇
謝應中制科啓　大蘇
登州謝兩府啓　大蘇
謝中書舍人啓　大蘇
謝賈朝奉啓　大蘇

謝王司封啓　王

謝提刑啓　王

荅試館職人啓　大蘇

狀

賀徐州張僕射白兎狀　韓

上韓太尉先狀　王

文編卷之五十一　啓狀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胡帛子行　校刊

論事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荅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

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曲折）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

入見者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黲黷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閑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直截

直　爲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
自明
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
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
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
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閣
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
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籍
公牒不敢爲耻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
更判意雖甚苦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

察允遂以慙懇踊僶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鳴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郭侍郎啓　王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顧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告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盖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

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惆愊發中臨劄
恇忪果於得請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安石
鄙陋之質拙疎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
黽勉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
來佐群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
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
之賤偎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告賢之撫接
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

澳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纔暫
月之效使教條之須則何以上稱眷臨下寬凋瘵伏
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
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
出茈頼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頋順嚮宣以需褒寵

賀歐陽樞密啓　　老蘇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讙譁朝野響動恭惟
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
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
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

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勳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既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畧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顧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為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賀文太尉啓　　大蘇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鄭之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盖功業盛大則摇名罷而後稱惟德度宏遠故處富貴而若無蔚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三州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爲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晩同尚父黄髪而亮武王旣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懐北虜係頸長纓約束何公執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傅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趍侍無緣踴躍之

心宣爲難盡

賀韓魏公啓　　王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鄭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親瞻孰不慶羡伏惟某官受天秀氣爲世元龜誠鄭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揔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

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 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
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 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
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
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
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
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
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安石久於庇賴實預甄收職
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
自絶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遂聞新命竊仰遐風

賀呂副樞啓　　　　　　大蘇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鄞以鎮浮囿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徒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

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懐實倍倫輩

賀揚龍圖啓　大蘇

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聴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譊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歳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聴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

尹子華因墳典而道所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
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
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
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
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
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
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
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鄙過於人而
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
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為虛名輒暴

蒙深知愧無少補方領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參
有待而言或能著争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
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大蘇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
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
懐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
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
妻子之計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
耆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

其心有其心而無其决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
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
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
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
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
全德難名巨材不龍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
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鄙乃見縱使耄期
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
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
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

道消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
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
情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踪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
師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
高年之樂伏惟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
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
爾瞻之歎巖巖方當上轄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即
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戣致仕議臣雖願其留疎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赩取道匪長緊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與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必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旣耀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數見罷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銳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

無止

謝相府啓　老蘇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人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盖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

以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强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專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盖伏遇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暘而燠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

取之之故盍孟子不爲鋌　孔子爲畢苟窮其心則眷

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面　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

裁擇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大蘇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

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

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傑敦

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綵采之文將以追

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

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

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内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

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
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
惟其所遇盖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
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區區之
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謝應中制科啓　大蘇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文虗之等
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禀不知其所措
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
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

故詳於採聽而畧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囑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於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愼臨之以患難而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囬既已得其行已之大士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傳者又須守約而後取士鹿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

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攷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

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畧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盖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

登州謝兩府啓　大蘇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燿傳名

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擾
此盖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刑
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
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祗畏簡書策
蹇磨鈆少荅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
此以還未知所指

謝中書舍人啓　大蘇

起於貶所未及朞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所
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
必欲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

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捷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亟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古[illegible]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illegible]不顧於青黃變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因[illegible]薦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

遇其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〻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
用言爲著蔡下同卿士之謀猷論所加虛名增重知
用心之尚在怜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
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
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觧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
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謝賈朝奉啓　大蘇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盖二十年側聞松楸
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雞誰副
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

盡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謝王司封啓　　王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顓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胥聞餘教慰藉之禮

稱指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畧後生亦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矜就職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王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安全遭值使車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遠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

倚立以須伏惟為上自願副人所望

答試館職人啓

伏承射策玉堂方覩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忠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歎

秘職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綴策而莫能
識匪通儒懼摛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
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賀徐州張僕射白兎狀　似終軍白麟奇木對　韓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兎毛質皦白
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
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
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
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兎陰類也又窟居狡
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絶其群也馴其心化德也人

立而拱非禽獸之事華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
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
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伏
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
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
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徵識蒙僉
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黙黙耶愈再拜

上韓太尉先狀　　王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
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

復國然君之撫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廢[illegible]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曰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効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屐固願階緣於疇昔無因鑚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汚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闉即趨墻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